

# 大学潜规则

——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

[美] 丹尼尔·金 著

张丽华 张弛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Daniel Golden

The Price of Admission: How America's Ruling Class Buys Its Way into  
Elite Colleges – and Who Gets Left Outside the Gates

© Daniel Golden, 2006

The copyright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the Author.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潜规则：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美）金  
著；张丽华，张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 - 7 - 100 - 09169 - 5

I. 大… II. ①金…②张…③张… III. ①高等学校 — 招生 — 概况 — 美国 IV. ①G64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169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 大学潜规则

——谁能优先进入美国顶尖大学

（美）丹尼尔·金 著

张丽华 张 弛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9169 - 5

---

2013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3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张 24½

定价：49.00元

# 目 录

导 言	田纳西的招生圆舞曲 .....	2
第一章	如何从 Z 名单跳到 A 名单——哈佛对豪捐客的回报 .....	30
第二章	招收富家子弟——杜克大学的发展项目录取 .....	64
第三章	名人效应——布朗大学的名人之后 .....	106
第四章	悠久的世家优先传统——圣母大学的另类传统 .....	146
第五章	《教育修正案第九章》与贵族项目运动员的兴起 ——击剑、划船和马球运动奖学金 .....	184
第六章	属于大学教师子女的机会——教授子女升学的轻松通道	222
第七章	“新犹太人”——亚裔美国人请勿申请 .....	244
第八章	世家优先的社会体制 ——兼论国会和高等教育界的说客 .....	280
第九章	不看贫富的录取政策所面临的挑战——加州理工学院 如何让学术水准与捐赠数额齐升同涨 .....	318
第十章	终结权贵优先——改革建议 .....	348

原版后记·····	364
中文版后记·····	374
注 释·····	377
鸣 谢·····	379
关于成绩记录的注释·····	382
编后记·····	383



波士顿查尔斯河畔的贝聿铭设计的约翰·汉考克大厦已成为波士顿的标志性建筑



## 导 言 田纳西的招生圆舞曲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他 1835 年的经典研究著作《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中预言，美国永远不会有世袭制。他写到：这个雏形的民主社会不具有欧洲“长子继承”的传统（父母把所有财产留给长子），美国人的家族财产被平均分给了每一个继承人。久而久之，财产便会逐渐化为乌有。

然而，这位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却低估了美国上层社会的狡黠。正是依靠这种狡黠，他们中的大多数得以一代接一代地扩展自己的财富和权势。历史证明，美国的上层社会并不需要“长子继承”，他们发明了一种保证自身地位世代相传的间接途径，这便是大学招生。

人们普遍认为，一流大学都是包含向上层社会流动和机会均等等内容的美国梦的积极推动者，但事实却大相径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能进入一流大学的为数不多，与此相对的是，几乎所有的一流大学都向权贵家庭的子女大开方便之门，为他们将来在政界和商界成为领袖人物做好铺垫。

尽管没有“长子继承”的传统，作为前参议院多数党主席比尔·弗里斯特 (Bill Frist) 和前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 (Albert Gore) 的长子，小威廉·哈里森·弗里斯特 (William Harrison Frist Jr.) 和阿尔伯特·戈尔三世 (Albert Gore III) 却都继承了一笔价值不菲的财产：他们都轻而易举地进入美国最

优秀的大学读书。尽管两人的父亲是政敌，但他们却有诸多相同之处：都继承了父辈显赫的姓氏，也继承了随之而来的由公众期望和舆论监督造成的压力；老家都在田纳西州，都选择在华盛顿特区专为权贵子女开办的学费昂贵的私立中学读书；身体都非常健壮，都曾在所读学校的橄榄球队里打四分位；两人都是中等生，对参加派对的兴趣远远超过对作业的兴趣；他们都更喜欢与球队的朋友们厮混，而不是与学者相处。至于他们的品行，少年时的艾尔伯特·戈尔三世曾违反校规，按照常理仅此一项就会影响到他进入一流大学。然而，他们俩却都先于其他几千名出色的申请人而被全美最优秀的大学提前录取。弗里斯特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戈尔进入了哈佛大学。这两所大学分别是他们申请的唯一学校，也分别是他们各自父亲的母校。

两位田纳西州的青年，迈着华尔兹舞步闲庭信步般地进入了常青藤大学的校园。他们凭借的不是自己的资质，而是父辈的声誉。普林斯顿大学录取哈里森，不是因为他们看中了这个年轻人的潜力，而是因为他的家庭捐赠了



▲ 美丽的查尔斯河流经哈佛、麻省理工两所令无数学子魂牵梦绕的一流高校

几百万美元，藉此巨款学校修建了一座新的学生活动中心；当然，还因为他的父亲既是政界名人，也是该校的前董事会成员。事实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招生人员在评估哈里森申请材料时，将他排到了一个很靠后的位置。与此相同，艾尔伯特在2000年秋季申请哈佛大学时，这所美国最著名的大学当然也不会将自己的校友以及前监事会成员的儿子拒之门外，毕竟戈尔当年仅差佛罗里达州几百张充满争议的选票未能当选总统入主白宫。

然而，两名年轻人被两所著名学府录取后，却都没有什么出色的表现。哈里森在普林斯顿大学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他加入了以酗酒胡闹闻名的社交俱乐部。他们两人都曾因为使用违禁药品而被拘捕。他们对名校的精英教育似乎并不珍惜，原因可能是他们的入学资格不是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而是其他人当作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赠送给他们的。

哈里森的高中及大学同学布兰登·帕里（Brandon Parry）说：“对于哈里森能否进得了普林斯顿，我认为没人怀疑过。”

常青藤大学对比尔·弗里斯特和艾尔伯特·戈尔儿子的青睐，暴露出一流大学不愿承认的一个事实：金钱和关系在日益侵蚀高校的招生工作，这既毁坏了学校自身的信誉，同时也降低了它们在美国民主体系中的价值。

1997年，哈佛大学招生部门资深官员戴维·伊万斯（David Evans）在一篇题为《纯粹择优录取的缺陷》的文章中<sup>①[1]</sup>，如此描述大学所希望看到的录取过程：头发灰白的智者将持不同观点、有不同背景的才华横溢的新生汇集到一起。他认为，一流大学之所以常常放弃诸如名列榜首、SAT 满分之类的优秀人才，反而招收条件并不突出的学生，是因为相比“严格基于分数的评价体系”而言，对申请者个人素质进行主观性评估的评价体系更加优越。对此，伊万斯打了一个比方：一所大学好比一个管弦乐团，需要的不仅仅是小提琴手。大学应该是一个“（多种人才的）共生整体”（symbiotic whole）。在这里，“诗人可以同科学家侃侃而谈，保守主义哲学家可以与自由分子进

---

① 原文所有注释均集中在本书“注释”部分。为便于中文读者查阅，译者将原文以页码与句首文字配合标注的方式修改为序号方式。

行论战”。

这个颇具吸引力的比喻，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对大学招生过程的观感，同时对几乎所有描述这一过程的书籍和报刊文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基于主观臆断的录取决定找到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借口。当被问及为何拒收一个学生时，大学可以这样回答：这个学生从书面材料上看起来很不错，可是他（她）并不适合我们的学生群体。这个看似公平实则变数很大的招生程序也让申请人数量激增，每年都有成千上万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抱着微乎其微的希望，申请全美最挑剔的大学，希望自己正是这些大学所需要的人选。为了增加他们的成功系数，他们的父母们想方设法地出资为子女请家教，参加备考班和课外活动，或者送孩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

但这样的大学招生方式，正如那个管弦乐团的比喻一样，根本就是自欺欺人。事实上，为了成功地汇集不同的音乐家，乐团都是通过“盲试音”来挑选每种乐器最优秀的演奏家，以消除任何偏袒的可能性。设想一下：假如纽约交响乐团也采用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学校的招生规则，它就可能拒绝一名技艺精湛的顶级小提琴家，转而录用一名水准欠佳的二流演奏员，仅仅因为后者的父亲曾经是乐团演奏员或著名演员，或曾经为乐团的排练场所提供过赞助（或者孩子一旦入选他就会这样做），或掌管着联邦艺术资金的分配权。

如同哈里森·弗里斯特和艾尔伯特·戈尔三世一样，每年有数以千计有钱有关系的权贵子女轻而易举地进入到一流大学。他们不是凭借自身的优秀条件或所谓的多元化因素，而是得益于特权优先。特权优先并不只在两个申请人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才起作用，它往往容许一个学业平平的学生轻易越过另一个成绩优秀者而进入常青藤大学，哪怕后者的 SAT 成绩比前者高几百分。对特权优先的不公正性，诸如《如何进入大学校门》之类的书籍、“大学之夜”组织者以及高校的行政人员都予以不同程度的低估或否认。然而，正是这种优先使得权贵子女占去了名牌大学如此多的录取名额。大学针对来自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家庭的成绩优异学生的招生缺口，甚至比它们自己承认的还要大。

特权优先没有党派之分和政见之别，受益者包括来自不同政治背景和

文化背景的权贵：有民主党人也有共和党人，有“平权措施”<sup>①</sup>（Affirmative Action）的支持者也有其反对者，有好莱坞的左派明星也有右派大亨，有老牌富翁也有当今新贵……。特权优先无视这些上层社会下一代们的才情和学业成绩，为他们进入名校大开方便之门。不仅如此，这些名校有不少校友在华尔街、财富500强公司、各大媒体、国会和司法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一旦进入这些名校，这些权贵子女往往会自然而然地加入一些极为排外的社交团体，如美食俱乐部、兄弟会、秘密协会等。在这些社交圈里，他们有很多机会结识颇有影响力的校友（包括未来的雇主）。普林斯顿大学常青藤美食俱乐部的新近成员中，就包括了布什总统的侄女、2004年民主党副总统竞选人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的女儿、参议员杰伊·洛克菲勒（Jay Rockefeller）的儿子等<sup>[2]</sup>。



▲ 美丽的普林斯顿大学

<sup>①</sup> 又称平权法案，美国政府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实施的针对非洲裔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补偿性计划。——译者注

本书揭示了美国 100 多所高校（大多是私立大学）偏向权贵家庭学生的招生双重标准。它们的录取率一般低于 50%，特权优先发挥着通往成功之路的门径作用。在录取过程中，权贵家庭的学生乘坐的是“头等舱”，他们甚至可以与招生部门负责人面对面交谈；后者往往公开录取他们，或通过延迟录取、校际转学和“特殊”身份录取等非主流路径，将他们悄悄录取进来。像错过申请日期、酒后驾车之类的事情，对一般申请人可能意味着“灭顶之灾”，但如果发生在他们身上，不过是可以原谅的小事一桩而已。

许多一流大学喜欢自我吹嘘“无资金需求”（need-blind），说自己会给录取学生提供充足的助学金，使他们不会因学费问题上不起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对财富视而不见（wealth-blind）。事实上，这些名校从私立高中招收学生的比例很高，甚至有一些学校像杜克大学已故校长特里·桑福德（Terry Sanford）那样，要求招生人员专门追寻富家子弟。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学校短期捐款数额的考虑，更主要的是担心如果招收太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将来的校友群体会日渐贫穷，从而使捐赠减少，学校财政滑坡。

近年来，尽管录取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名校依然扩大了对校友子女的优先录取。几乎所有一流高校的资金筹措办公室都列有一张“发展项目”名单，将那些仰仗父母为学校捐赠或有可能捐赠巨款的学生排在录取名单的前面。即使他们的高中成绩垫底，或者 SAT 成绩比那些被拒收的申请人还要低 300~400 分，也常常会被录取。在大学校长身边，一般都有一位得力助手，如杜克大学的乔尔·弗莱什曼（Joel Fleishman）、布朗大学已故的戴维·祖科尼（David Zucconi）等，无论他们的公开头衔是什么，其职责都是报答重要捐赠人以及本校校友，这种报答就包括帮助他们的子女入学。

高校也同样青睐名人子女，因为他们能够帮助学校提升知名度，如好莱坞的知名经纪人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著名作家戴维·哈泼斯坦（David Halberstam）、《纽约时报》前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等等，都属于名人之列。

与此同时，高校还通过录取时给予照顾以及减免学费等方式，来稳定本校的骨干教师队伍。人们普遍认为，高校特招运动员政策有利于少数族裔

和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事实上恰好相反。受惠学生更多的来自富裕的白人家庭，因为学校并没有把优先录取名额分给篮球、橄榄球和田径之类少数族裔学生通常参加的运动项目，而是给了划船、壁球、骑马、滑雪、击剑、高尔夫球之类的项目，在康奈尔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甚至还有马球。这些运动项目主要由高收入白人家庭从事。而联邦政府颁布的有关性别平等的《教育修正案第九章》，进一步要求大学在这些运动项目上增设女队，使参加这类运动的白人女生也同样可以享受优先录取和奖学金优待政策，更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

这些林林总总的大学招生优惠加在一起，无疑便成了针对富裕白人采取的“平权措施”。就此而言，这些照顾措施倒真应成为有关“平权措施”的辩论内容之一。

对于少数族裔优先，我跟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怀着复杂的心情。为来自贫困单亲家庭的孩子和毕业于城区高中的少数族裔学生降低录取标准，人们不会有非议。但是，如果这个少数族裔的学生来自中上层家庭、毕业于私立学校呢？或者一个西班牙裔学生的少数族裔背景，只是因为他的银行家或外交家父亲碰巧让他生在了拉丁美洲呢<sup>[3]</sup>？所以，不管你是“平权措施”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应当在一定的环境下具体分析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平权措施”是否像保守派所批评的那样，在大学录取过程中给非洲裔、西班牙裔、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学生更多的优惠，对更为优秀的白人学生极不公平呢？事实正好相反。受益于“平权措施”的白人学生远远超过少数族裔学生的数量。进入一流大学的学生中，至少有1/3（文理学院在一半以上）享受了各种优先录取的待遇。显而易见的是，在少数族裔学生仅占大学生总量10%~15%的情况下，富裕家庭的白人学生事实上成为受优待群体的主体，这其中包括：特招运动员（10%~25%）、校友子弟（10%~25%）、发展项目（2%~5%）、名人和政客子女（1%~2%）、教师子女（1%~3%）。部分学生还享受了多重优惠，如既作为校友子弟又作为运动员而获得的双重优待。

上述估计也许还略嫌保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罗伯特·伯金诺（Robert Birgeneau）告诉我，他曾经计算过一所常青藤大学（他不愿透露这



▲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所学校的名字) 面向“常规学生”招生的比例, 得出的结论令人惊讶: 没有任何背景的学生所要争取的录取名额, 仅占全部名额的40%。伯金诺补充说, 常青藤大学还会常常少报因校友关系入学的学生人数, 如将校友的孙辈不计入校友子女, 尽管真实情况往往是校友们成为祖父母后会给大学捐赠更多的钱, 也因此更能左右大学的招生。

对逢迎权贵, 高校管理者常常如此辩解: 那些受到优待的学生都“合格”, “完成大学学业没问题”。但用高校招生部门的话来讲, 这样的说法只意味着一名学生大致能够毕业。申请名校的绝大部分学生都是符合(或超过)这一条件的, 然而只有一小部分会被录取。鉴于90%的名校学生最终都能毕业, 因此招生时所谓的“合格”, 意味着仅仅满足了最低标准, 与招收最佳人选的招生目的相去甚远。

在外部压力很大、实在难以搪塞的情况下, 一些高校管理者声称, 他们需要通过照顾权贵子女来达到与其他学校竞争的目的, 他们需要修建实验

室、音乐厅，需要为教师薪资和学生奖学金募集资金。他们辩称说，如果一所大学不想疏远那些有钱的校友和其他可以为学校提供捐助的家长，就必须录取他们的子女，哪怕是以降低录取标准为代价。但是，人们为高校捐款的原因很多，并不全是急功近利。仅仅因为无利可图，那些慷慨的善举就会日趋减少吗？全美最好的私立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并不通过降低招生标准来募集资金，但它所募集到的经费却非常充足。

小艾尔伯特·戈尔是哈佛大学1969届毕业生。从1987年起，他一直是哈佛大学校监事会的成员，直到1993年成为比尔·克林顿的竞选伙伴后才离任。监事会的职责是维护学校的学术水准，但是其成员甚至前成员一直享受着一项与他们职责相悖的非正式福利，这就是该校的招生部门会在必要时为他们的子女入学网开一面。

从1991~2001年，戈尔的4个子女先后进入哈佛校园，打破了该校在招生中10:1的考录比。当被问及这一“成功”范例时，一位前哈佛校方官员告诉我说，是戈尔子女的“出色”引起了学校监事会的注意。这位官员说：“戈尔属于活跃的校友，除了在参议院与其他议员一起支持过资助大学基础科学研究的提案之外，他从未利用自己的职位为哈佛大学提供政治上的帮助。但是他为哈佛做了很多义务工作：他是一名监事，同时也是一位环境项目的强有力支持者。”对这一说法，戈尔的发言人拒绝做出任何评论。

戈尔副总统的3个女儿均是非常出色的学生，没有人对她们进入哈佛持有异议，但她们那位6岁时从一次车祸中死里逃生的小弟弟却另当别论。戈尔夫妇曾将他们的幼子送入选址在国家天主教大教堂的预科学校——圣奥尔本斯学校（St. Albans School）。这所学校颇受权贵家庭青睐，如古根汉姆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都把他们的孩子送进这所学校。圣奥尔本斯学校注重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每天早上，小学部校长都站在校门口与学生握手问好，并不时对学生的握手动作加以点评，比如要求学生“握得再用力点”。该校对学生的违规行为从不包庇。1996年，在学校的一次舞会上，就读8年級的艾尔伯特·戈尔三世因在“主教花园”（牧师休息场所）吸食大麻，被学校停学<sup>[4]</sup>。出于对学校的

不满，戈尔夫夫妇将儿子转学到希德威尔友好中学（Sidwell Friends）。这是一所公谊会教派学校，也是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的母校。在进入12年级前的那个夏天，艾尔伯特又因超速驾车（在限速55英里的路段驾驶速度达到近100英里），再一次被学校处罚。

像圣奥尔本斯学校和其他一些高中一样，希德威尔友好中学并不对学生成绩进行正式排名。小戈尔的同学以及熟悉他的人这样形容他：聪明但不用功。他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希德威尔是个竞争激烈的地方，我并不觉得艾尔伯特在学业上出类拔萃。虽然他很聪明，但大家不会认为他就是进哈佛的料。他同届的同学中，出色的不在少数，他并不在最耀眼的前10之列。”

他的另一位同学说：“艾尔伯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学生，但说到用功嘛，他并不比其他同学更用功一些。他的学业成绩也许算不上最好，可人们常常说看人要看潜力。我希望哈佛看中的是他的潜力。”

艾尔伯特的3个姐姐同时还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与她们不同的是，艾尔伯特并没有申请这所大学。他于2000年秋季向哈佛大学提出申请，当时他的父亲已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哈佛校方一定满心以为艾尔伯特已经过了调皮捣蛋的年龄，应该循规蹈矩了。可惜事与愿违。

艾尔伯特在2001年入学。2002年9月因在一个军事基地附近酒后驾车而被处罚；2003年又因携带大麻而被起诉，并在同意接受滥用违禁药物的行为矫正辅导后才了结此案。除了在大一时作为新生参加过大三年的橄榄球赛外，艾尔伯特在哈佛大学一直很低调。2005年毕业时，他的名字甚至没有被列入参加毕业典礼的名册<sup>[5]</sup>。

不久前，前耶鲁大学校长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曾告诉我，名校“高高在上，似云中漫步”，“它们对现实社会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像耶鲁这样的名校，与美国1/3甚至更多的以招收穷困学生为主的高中之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脱节现象。名校中的一些人的确也想改变这种不公平现状，少数人甚至想挽起袖子大干一场。但更多的人对此却茫然不知。”

这种严重的脱节现象暴露了美国高等教育与其自诩的“多元化目标”极